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
第八回 勸夫哥姑嫂自盡 糾盜賊叔姪同謀

卻說喜來聽得桂仙房中自縊，斯時形忘意亂，不知叫誰援救，只管亂呼。爾等眾人所喊，面如灰土。奔入房中，各人夾救。但見：

花落三更難再發，

月沉五鼓不堪留。

花壇酒席盡皆搬去，不在話下。初桂仙幼時，許配大石街陳澤廣之子金玉。因金玉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塗脂，年甫八歲便應答如流。其父生平慣好與人唆訟，人咸稱他為「陳狀元」。（因其會做吹便要稱為狀元世之呼叫渾名者，真乃令人冷齒。）初時，貴興看得金玉合意，便忘其父之行為。如今遭妹死於非命，未免有些疑忌。便來求計於叔。宗孔附耳低聲，說個：「如此，如此。」隨喚丫環小娟，說個：「如此，如此。」一邊使人報知陳宅，一邊備辦妝物。」澤廣聞報，懼恨不已，皆其子踵門親弔。茶罷澤廣曰：「兒子福薄不能招納。但不知舍妹何病而故？」貴興曰：「實不相瞞。緣舍妹結拜金蘭，屢訓不遵。不幸一旦懸樑，添辱高門，大失所教矣。」澤廣曰：「既然如此，真假可分。當請黃公相驗，方可殯殮。」貴興見此光景，知他係個意思，即欲與之說個明白，又難啟齒。乃左手捧著黃金一包，鋪塘契券五紙，右手挽著小娟，對澤廣曰：「寒門一向未嘗接官到驗。今日舍妹自縊，於我何辜？老親翁若肯原情，即將此金一百兩，東頭鋪契三張，村跟菱塘二口、侍婢小娟皆伊。平日使喚，預奩之費，當下交割明白。永結朱陳，免卻外人齒冷。如有別意，晚生不敢強從。」澤廣改容，答曰：「如生隨即說來。是否可驗，自然聽候高明。」言猶未盡，小娟哭曰：「吾於終身之事，倚靠誰人？」貴興命金玉異日留他為妾，來往凌門。父子二人領下黃金、契券，攜小娟歸家，不勝之喜。（此時何不請驗？）按下不題。

此時桂嬋與桂仙隔別經旬，正欲修詞致候。忽見凌家有人帶書前來，桂嬋忙接過，即拆開視之。其書略曰：

蘭閨分袂，只道生離，豈意竟成死別。緣為同氣不和，連枝相煎。哥哥日喪天良，不惟善言不人，反蒙惡語相加，只得輕生自絕。歎紅顏之薄命，自分當然。但念姑母之恩，深如滄海，妝台之義，重若泰山。圖報未遑，餘言永訣。於來世姐姐鍾情，聞我無不哀痛。願祈珍重玉質，聊節悲傷。然而閨中寂寞，不妨另尋紅閣，再結良朋。萬勿以禮義所拘，堅持古道。則妹在九泉之下，又何遺憾哉？臨終永別，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。

桂仙泣血檢衽書

讀罷，不勝哀慘，遂於簾前祭奠。貴興風聞，怒責其妻曰：「吾妹有此遺書，何不呈我，擅自送與梁家？」言罷，將何氏痛打。何氏念起往日梁凌之事，屢諫不從，且忿且羞。是晚亦墜樓而死。岳丈達安、叔丈達先一家二□餘人，登門吵鬧。達先二人索銀二千五百，其餘眾人不知派去多少。然後干休。

斯時，貴興之家人亡財散，禍不單行，正宜自省其身銷光養晦。如何味良肆惡，恃富凌人？（數語有關世故之文。）一日，對宗孔曰：「吾妻墜死，妹子懸樑。揆其所由，緣於天來不義。吾今當要他兄弟二命償之，才快心中所願。叔父可與我別作良謀。」宗孔曰：「今有二人，極合所用，若能以財帛結之，自然得他死力，則萬事可成，而梁家之恨可消矣。」言罷，囑貴興稍待片時，自往外邊糾訪。行不數里，只見二人魁梧奇偉，虜若無人。行至漸近，二人執住宗孔，大喝一聲，欲摸其衣。宗孔亂呼「簡、葉二哥，」叫不絕口。二人再喝曰：「爾是誰人，何故識我。」宗孔曰：「今有扼要發財之語，正欲與二位酌量。未審鈞意若何？」二人細認，始知宗孔，大笑而止。蓋宗孔往日衣衫襤褸，近與貴興交遊，故得遍身羅綺，而且旦夕膏粱，未免顏容改變。驟然一見，故爾難認。當下二人改容而謝曰：「吾儕孟浪，冒瀆威嚴，幸勿見怪。足下有何勾當？請試言之。如有機密。當往尊堂貽誨。」宗孔邀他到裕耕堂中，指二人謂貴興曰：「此人姓簡名當，勇能射日。彼係姓葉名盛，膽可包天。（日不能射，天不能包。可見二人有名無實。）二人素有俠氣，百黨千朋，可泄梁家之恨。」言未畢，忽聞後堂啼叫甚急，貴興慌忙轉入，未知哭者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